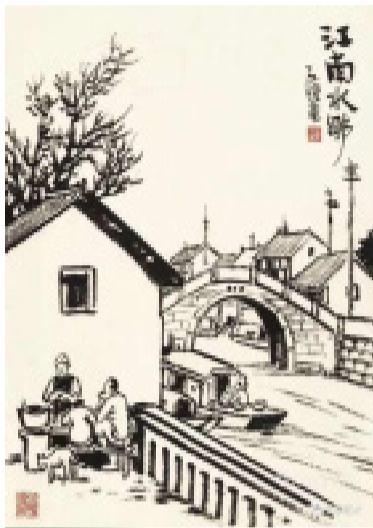


读丰子恺的画和散文

作者：戊草（上）



丰子恺：《江南水乡》

翻阅前几天李卓辉总编发给我的《新报》，发现其中的第六版刊载了一则纪念中国著名画家丰子恺先生的文字，让我想起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：《读丰子恺的画和散文》：

少年时在印度尼西亚就很喜欢看丰子恺先生的画。那时，学校的图书馆里有几种从中国来的期刊，包括：院《科学画报》、《儿童画报》等，在《儿童画报》就常看到丰先生的儿童画。喜欢他寥寥数笔就非常生动的表现了情和景，而且画的都是我们生活里的人和事。后来陆续看到丰先生的其他体裁的画，记得有题为《新阿大、旧阿二、破阿三、补阿四》的一幅，画的是母亲给四个孩子穿衣。我当时老穿哥哥穿不下的衣裤，看了十分体会母亲的良苦用心，因此，印象深刻，至今

不忘。

回到中国后，因为读工科，功课繁重，虽然回国前父亲一再叮嘱，进大学后不管读什么专业，都一定要经常自学提高中文水平。他一直担心我们这些“哇哇屎”（客家话，baba，即指在侨居地出生的华人）没有把中文掌握好。但文革前也只能每星期到新华书店买本《中华活页文选》来读读，再也没机会看到丰子恺先生的画。

文革期间什么书也没有了，只有《宏文四卷》经过文学艺术严重干旱几年，读书人都已经饥渴得不得了。有一天，进驻高等学校的“工宣队”和“军宣队”命令我们步行到上海市区“淮海路东湖路口”一带去看批判上海画院等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大字报。其中有大一片是批判“上海画院”院长丰子恺的“黑画”专栏，记得下面一幅丰子恺题为《炮弹作花瓶，天下永太平》的画，竟被不知知天高地厚、好斗的红卫兵批为“反对毛主席宣扬苏修和平主义和投降主义”的黑画，十分搞笑。

丰先生的画还极富江南风情，房舍、山水、人物都让人们犹如身临吴越之地，

这可能和他从小在杭州生活有关，以致连他画中的题记也经常出现吴语。

最近重读《丰子恺散文》一书，该书收集了丰子恺从1925年至1972年写的散文共约90篇，跨越近60年。我只体会到丰子恺总是一如既往地对国家、社会、人们、尤其是孩子，充满着深刻的爱。看了如此酷爱孩子，珍惜孩子们童年的一切行为，真让我感到惭愧。他说“我想，如果人类没有这种孩子的空想和欲望，世界一定不会有建筑、交通、医药、机械等种种抵抗自然的建设，恐怕人类到今日还在茹毛饮血。所以，我当时的心，被儿童所占据了。我时时在儿童生活中获得感兴。玩味这种感兴，描写这种感兴，成了当时的生活和习惯”。他说他十分欣赏八指头陀写的一首诗，并把这首

诗托人用细字刻在香烟嘴的边上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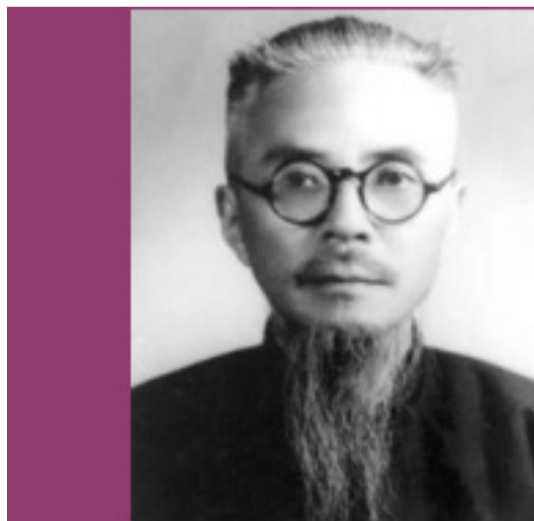
吾爱童子身，莲花不染尘。
骂之唯解笑，打亦不生嗔。
对境心常定，逢人语自新。
可慨年既长，物欲蔽天真。

他说“谈生活就是谈画”，又说：“我的画既不摹拟什么八大山人、七大山人的笔法，也不根据什么立体派、平面派的理论，只是像记账般用写字的笔记录平日的感兴而已。”

丰先生曾引古人说：“行年五十，方知四十九之非”，重读了丰子恺县先生的散文，我真有“方知八十之非！”，还读了他写的一篇题为《白鹅》的文章，描写抗日战争时期，他们一家和大批知识分子逃难到重庆，住在沙坪坝郊外一间自己建

的简陋草房时养的一只鹅，他写道：

“我亲自抱了这雪白的大鸟，放在院子内，它伸长了头颈，左顾右盼，我一看这姿态，想道：‘好一个高傲的动物！’接着又想，‘凡动物，头是最主要部分，表明它的性格。例如：狮子、老虎等，头都是大的，表示其力强！……’头高的表示其高超，……头尖的表示其刁奸猥鄙。”……”读丰老的散文《白鹅》，我不禁回想起我们家曾经养了17年的小狗“冬菇”，头不大，嘴扁，因此，她不凶也不刁奸，却十分地活泼可爱，时时刻刻跟着主人，和我们亲昵得不得了。以致她老死时，让我们伤心不已。从而也为她写了一篇回忆的文章：《我们家的“冬菇”》，作为她和我们家17年缘份的纪念。



丰子恺



《新阿大、旧阿二、破阿三、补阿四》